为抢救磷中毒病人，他口对口为病人吸痰，导致自己中毒；为探索针灸疗效，他冒着生命危险在自己身上试针；为试验止血药，他毅然割开自己的血管；为试验冻疮药，他故意冻伤了自己的脚……他一生做过许多感人的事，都只为报答党恩。他就是曾在沧州奋斗过的——

“傻”军医柴木林

周红红 齐斐斐 孙福军

日前，我市红色文化研究者孙福军在寻访黄骅边防故事的时候，意外得知了柴木林的感人故事。

柴木林，1930年出生在保定高阳县西演村，1945年1月参加八路军，1947年入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调到黄骅歧口海防连，从此与沧州结缘，在艰苦的海边默默工作了13年。1968年11月1日，北京军区给他记一等功，1969年4月，柴木林出席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。柴木林曾任河北省军区独立师5团卫生队长，独立师卫生科科长、后勤部副部长，离休前任河北省军区独立一师后勤部副部长。离休后，回到军区干休所，1991年7月病故，享年61岁。

柴木林的女儿柴英，在沧县参军入伍，退休于空军某部。2010年，通过博客，与孙福军相识。

孙福军说，今年是柴木林去世整整30年。在柴英的回忆中，那段带着海风咸味的故事也逐渐清晰起来。

柴木林针灸治疗聋哑儿童

抢救磷中毒病人，口对口吸痰，导致自己中毒

1967年12月12日，黄骅县后塘堡村有两户村民在野洼里拣回两只死大雁，本想改善一下生活，没想到惹出了大祸。大雁是人放了农药、用来药狐狸用的诱饵，两户村民食用后全家都中了毒，一人已奄奄一息，其他6人不同程度中毒。

柴木林接到村民的求教电话后，马上带着卫生员骑车赶往后塘堡，半路上碰到了送病人的车。这时，公社医院的蔡医生也赶到了。此时病人脸色发紫，呼吸困难，口吐白沫，鼻流黑水，蒜味刺鼻，不省人事，情况非常危急。经验丰富的柴木林根据平时抢救中毒病人的经验判断，这是1605烈性有机磷农药中毒。

时间就是生命，两位医生立即决定，马上就地展开抢救。大家把病人抬下车，在张巨河村找了两间民房，争分夺秒与死神抢夺生命。

这时一个中毒的孩子呼吸道堵塞，脸都憋紫了，需要立即吸痰。没有吸痰器，柴木林毫不犹豫地伏下身子，嘴对嘴地把黑色的痰液吸出来吐到手绢里。然后又一连数10次做人工呼吸，直到孩子能自主呼吸了，他才缓了一口气。昏暗的煤油灯下，炕上还躺着3个危急的病人，一会儿给这个打强心针，一会儿给那个做人工呼吸，他和蔡医生及两个卫生员像作战一样。

就这样紧张抢救几个小时后，柴木林感到头晕、恶心、腹痛，大汗淋漓，两腿发软，险些栽倒。他意识到，自己也中毒了。他想，毒性真大，来得好快啊，他隐约感到一丝恐惧，但他不能倒下，病人的生命系在他的身上。他强打精神，做了几次深呼吸，又继续工作。一直坚持到县医院救护车赶到。

病人要吐，他赶紧用双手接着，然后埋在屋外安全的地方，他怕污染物引起其他人或家禽中毒，别人替他他不让，他说：“我已经中毒了，不能再让更多的人中毒，毒就毒我一个，死就死我一人吧。”就这样，他们在死亡边缘拉回了4条生命。

在场的群众都感动了，病人家属则含着泪说：“是解放军给了俺们第二次生命。”

为试验“止血药”，切开自己的血管

为试验冻伤药，他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情况下，故意冻伤自己。

后来，为了试验止血药，他到医院请教医生，到民间去搜集偏方，采集中草药。在几个月的时间里，他搜集了几十种偏方和中草药。像着魔一样，逢人便打听：“你知道止血的偏方吗？你听说过什么草药能止血吗？”他对搜集的上百种偏方和草药，对各种草药的性质及止血原理进行认真分析对比试验。

他和卫生队的同志们不知熬了多少夜晚，用土法制成了一种新的止血药。制成之后，他们进行了多次动物试验，证明止血效果很好，但对人的止血效果如何，还没有试验过。柴木林决定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，他的想法遭到了战友们的坚决反对。那天中午，柴木林打发同志们吃饭去了，他准备好了试制好的止血药，在自己的腿上打上麻药，便毅然用手术刀切开了腿上的血管，顿时，鲜血喷涌而出。他冷静地敷上止血药，血很快止住了，效果很理想，他兴奋地忘记了疼痛。

后来，他和战友们又不断探索、反复试验，先后制成了止血一号、止血二号、止血三号，为部队的战备执勤和训练医疗保障发挥了作用。

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治病

在医学上，柴木林不仅研究西医，还钻研针灸，在抗生素匮乏的年代，医治了很多人。

针炙治疗聋哑儿童、针灸救活襁褓中的婴儿，心里装着病人，唯独没有自己。1972年的冬天，柴木林随部队野营拉练，他患高血压，加上体胖，走路很吃力，但他坚持和部队一起行军。一到宿营地，别人都休息了，他还要给当地百姓和官兵们看病。由于工作紧张、劳累，他血压高、头晕，脚肿得穿不上鞋，几乎站不住了。他就用冷水敷一敷头，给自己扎两针，坚持看病。一连几天，当部队行军到石家庄无极县时，他终于累倒了，突然昏迷不醒，被紧急送到石家庄和平医院抢救，被诊断为脑血管痉挛。抢救了6个小时才苏醒过来。从那时起，他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，多年靠药物维持，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失眠，长年折磨着他。

柴英回忆说，因为沧州、天津一带患哮喘病的人很多，父亲退休后潜心研究，经过多年实践，摸索出治疗哮喘的经验和药物，为很多病人解除了痛苦。每天都有病人慕名而来，他从来都是认真热情地接待。其实，那时他已经患了严重的糖尿病综合征，末梢神经炎疼得他整夜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，他每天要靠镇静药睡眠。那天，他像往常一样认真诊治病人。夜里10点多，他照常服了镇静药睡了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再也没有醒来。

凌晨两点多，当亲人发现的时候，他已静静地、安详地走了，没有向亲人告别，没有留下一句嘱托，没有惊动任何人，安静地走完了他61年平凡而感人的一生。

15岁参军时的柴木林

柴木林和女儿柴英合影

染血军大衣 60年战友情

杨金丽 魏志广 杨海利 摄影报道

在青县清州镇刘缺屯村的“战友之家”，陈列着一件布满血迹和弹孔的军大衣。说起这件大衣，“战友之家”筹建人程桂芳说：“这是本村退伍老兵刘殿勋老爷子半个多世纪前的军大衣，它还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。”

走进刘殿勋家，老人正坐在轮椅上。看见程桂芳拿来军大衣后，老人激动得双眼泛红，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那是1962年，在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前沿阵地上，我和班长一起冲锋在前。敌人的炮弹呼啸而来，班长推了我一下，他被炮弹击中，倒在了血泊中。他的鲜血染红了我的军大衣，这份舍命相救的恩情，我至死都不能忘记。”

刘殿勋今年78岁，曾在西安仪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学习。1961年，他大专毕业的那一年，部队来学校招兵，从此，他踏入军营，成了某部炮兵团的一名战士。1962年，印度军队在中印东段和西段边境上，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，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。为了保卫祖国边疆安全，创造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的条件，中国政府决定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。1962年，刘殿勋所在部队奉命参加对印自卫反击战。

当时，刘殿勋跟随部队急行军7天5夜，穿越高山、峡谷、密林，来到反击战前沿阵地邦迪拉。“我是北方人，生长在平原上，这次急行军对我来说，是个极大的挑战。”刘殿勋说，当时是11月份，中印边境位于高山缺氧、气候严寒的苦寒之地，作战环境非常艰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军对印军进行多路攻击。刘殿勋参加了攻占邦迪拉的战斗。

“战斗打得异常激烈。我和班长一起向阵地冲锋。印军的炮弹呼啸而来，眼看就要被击中，班长一下子推开了我。等我再反应过来，班长已经倒在了血泊中。”话到此处，刘殿勋双眼模糊了。

他说，班长是四川人，二人相识不过10来天，他都不知道班长的名字。中印自卫反击战结束后，部队要为战士们更换大衣。他找到首长汇报了班长战场上舍己救他的情景，并说：“这件军大衣上，留有班长的血迹。它对我有特殊的意义，请让我保留下来吧！”首长同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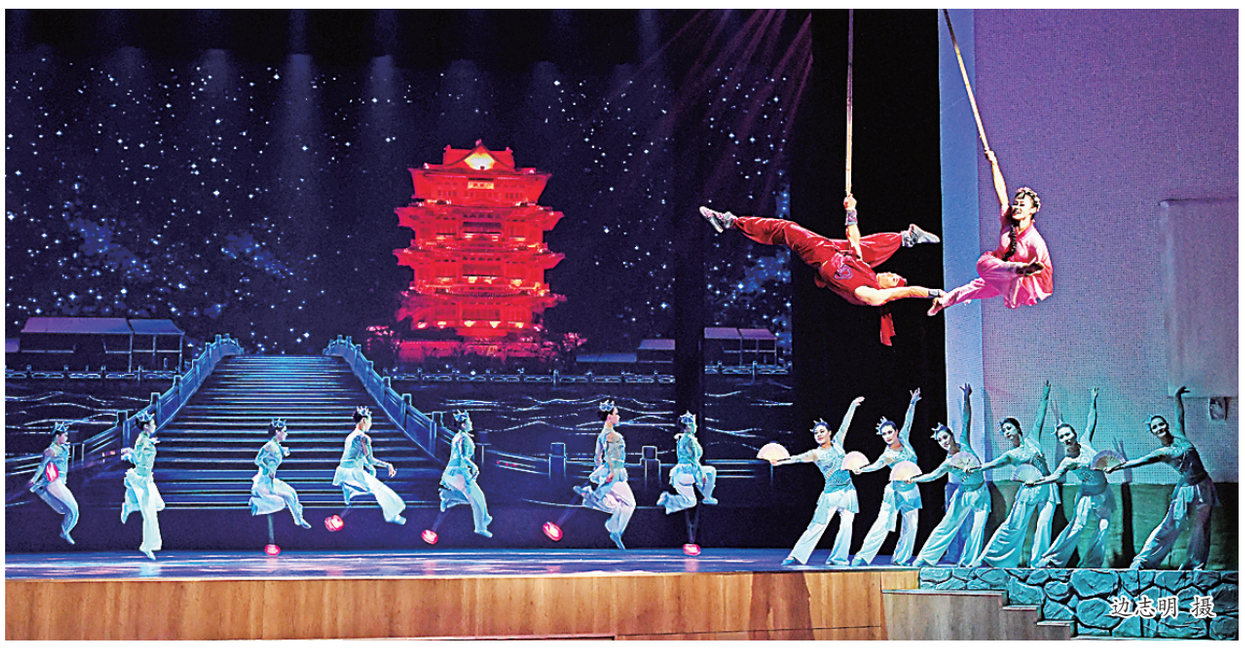
1965年，刘殿勋转业回到家乡，先在生产队劳动，后来在青县纺织配件厂工作了14年。之后，帮助金牛镇创办了双庄科村丝杠厂。无论到哪里，他都带着这件军大衣。如今，他已四世同堂，依然珍藏着这件大衣。2019年，本村退役军人程桂芳创建“战友之家”，向社会募集相关物件，刘殿勋听说后，捐出了这件对他来说意义非常的军大衣。老人说：“希望老班长牺牲自己救我一命的故事，能被更多的人知道。”

细看这件军大衣，上面布满弹孔、弹痕，衣服左下角，有一片血迹。军大衣上还有不少刮痕，以及细密的缝补针脚。刘殿勋说，刚一当兵，部队就发了军大衣。他穿着这件大衣，翻山越岭来到中印边境西段，这件军大衣见证了那段艰苦而难忘的战争岁月。老人说，有一回，家人不小心弄湿了大衣，结果发现，大衣内衬竟然显示出了部队的番号。衣服干了后，番号又消失了。这一点，此前刘殿勋也并不知情。

刘殿勋心灵手巧，画得一手好画。他的儿子介绍，父亲曾用碳素笔画过一幅毛主席全身像，还画过一幅《毛主席去安源》的油画。如今，老人刚刚做了一个手术，缠绵病榻。他说：“我现在虽然生病了，但还活着，想起这些牺牲的战友们，已经很知足了。没有他们的奉献和付出，就没有今天我们幸福的生活！”

融合多种艺术形式、多维空间的新杂技首场试演

《大运河上》演绎沧州运河风情


边忠明 摄

本报讯（记者杨金丽）4月28日晚，大型光影情景杂技剧《大运河上》在市文化艺术中心进行首场试演。杂技剧将多媒体技术应用于演出中，为观众们呈现了一部融合多种艺术形式的杂技表演，被誉为“新杂技”的开篇之作。

杂技剧一开场，气势如虹的运河之水便从天上倾泻而来。舞台一侧，一男一女唱起沧州木板大鼓，音调苍凉：“雄狮昂首一声吼，运河故郡是沧州。碧浪清波荡千秋，武乡剑客天下走……”木板大鼓作为串场词，引发了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：大运河畔，沧海之州，红衣少女荷随父闯荡江湖，在码头边卖艺时邂逅码头苦力小伙儿云，二人情根深种。然而，命运就像一根看不见的风筝线，两个人相爱却无奈分手。岁月悠悠而过。那只见证二人情缘的风筝，依然在大运河上高高飞扬……

杂技剧共分四幕，分别是“古运沧州”“诗韵沧州”“风情沧州”“魅力沧州”。杂技剧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，把舞台分为横三度、竖三度及观众席等多个空间，打造沉浸、体验式的表现形式，让观众更加身临其境。风筝是剧中爱情的象征物，从头到尾贯穿。剧中用无人机控制风筝，在剧场中飞舞，打造出一种让观众伸手就能够得到风筝的情景。

剧中除了大量运用杂技、魔术本体语言外，还融入了戏剧、歌舞、武术、器乐等艺术形式。同时特邀国家级非遗沧州木板大鼓传承人刘银河、伴奏韩银芬、省级非遗画眉张口技传承人张新房加入演出队伍。剧中融入了木板大鼓、口技、落子、霸王鞭、舞狮等非遗技艺元素，呈现给观众跨界融合艺术。

演出过程中，观众们被现代化声光电与演员们高难度的动作技巧深深折服，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惊呼声。剧末演员谢幕时，现场响起沧州音乐人袁春创造的《沧州沧州》，熟悉的沧州本土音乐让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，大家合着旋律齐声高唱，将演出推向高潮。

据杂技团副团长高卫星介绍，这部剧是沧州文艺界向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剧。去年5月，他们面向全国征集以弘扬大运河文化为主题的杂技创意文本作品。经过重重选拔，倪音海的剧本《平生高兴在沧州》脱颖而出，后改为《大运河上》。剧本确定后，河北省歌舞剧院编导胡雅莉担任总导演，沧州杂技团全体演员加班加点，集中全部精力投入编排中。4月28日演出后，他们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精心打磨，力求打造一台具有沧州地域风格、人文特点的新杂技作品。据悉，该杂技剧将参加第18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演出。